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七編

林慶彰主編

第 25 冊

「王學宗子」
——鄒東廓思想研究

許最偉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王學宗子」——鄒東廓思想研究／許最偉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102〕

目 4+178 頁；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七編；第 25 冊)

ISBN：978-986-322-415-0 (精裝)

1. (明) 鄭守益 2. 學術思想 3. 陽明學

030.8

102014771

ISBN-978-986-322-415-0



9 789863 224150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七編 第二五冊

ISBN：978-986-322-415-0

「王學宗子」——鄒東廓思想研究

作 者 許最偉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十七編 34 冊 (精裝) 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王學宗子」
——鄒東廓思想研究

許最偉 著

作者簡介

許最偉，1982年11月27日出生於府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碩士，目前於公立國中擔任國文科教師，座右銘——「義命對揚，即命顯義」。鍾情於中國哲學與現代文學兩個看似天差地遠的領域，曾發表單篇論文有〈論翁闡詩論與詩作之關係〉、〈論鄒東廓的「主敬」思想〉、〈王國維「性」、「理」觀析探〉等，碩士論文為《王學宗子——鄒東廓思想研究》。

提 要

鄒東廓（守益，1491～1562）被撰寫《明儒學案》的黃梨洲（宗羲，1610～1695）推為「王學宗子」。然而，對於陽明後學的相關研究中，鄒東廓並未受到相對較高的重視，這可能是因為肯定鄒東廓為「王學宗子」的學者，由於鄒東廓「平實」的學風較無議題性可發揮，反倒將他給忽視了；而不贊同其為「王學宗子」的學者，則又因為東廓思想中富有宋儒色彩而加以質疑，但此否定卻又未加以細考，便稱其為「回歸宋儒」、「由王返朱」。因此，本論文旨要彰顯鄒東廓學說的主體性與獨特性，還給鄒東廓一個較公允的評價與地位。

本論文研究發現，鄒東廓能夠在陽明學的「本體與工夫為一」、「體用為一」、「寂感不二」、「致良知」等核心概念上準確地把握，並提出「見在本體工程」的概念，來反對「見成良知」與「主靜歸寂」之說，本論文並在鄒東廓「見在本體工程」的邏輯概念之下，來統籌論述「戒慎恐懼」、「主敬」、「自強不息」等工夫理論，認為其「工夫」乃是出於良知本體的「本體工夫」。而鄒東廓學說中的宋儒色彩，包括周濂溪（敦頤，1017～1073）的「主靜」、程明道（顥，1032～1085）的「定性」、程伊川（顥，1033～1107）的「主敬」是東廓在良知學的架構底下，重新進行理解與詮釋，以融入自身學說體系當中的，可謂豐富了良知學之內涵，而不能說是「回歸宋儒」。準此，鄒東廓為「王學宗子」實當之無愧。此外，本論文研究也發現鄒東廓的家學與後學在繼承東廓的學說思想上，雖然延續著兢兢業業、戒慎恐懼，作實地工夫的為學特色，但也產生了一些變化，其中包括重視「靜坐」之功，並有向「主靜歸寂」一路傾斜的現象，其中，弟子之一的李見羅（材，1519～1595）甚至向「性體」回歸，離開了陽明學的基本立場了。

謝 辭

「學術研究是力求客觀呈顯的過程，亦是個人生命歷程的展現。」

這是研撰論文期間，以及完成論文此刻的最大感想。大學時，本科系是教育學系，雖然雙主修了中文學系，但終覺自己非「名正言順」的中文人。一心一意想投入中國文學懷抱的我，回首剛踏入彰師大國文所就讀之時，當時滿懷著熱切的懷抱，像個對學術飢渴的孩子，但當真正進入此一大殿堂時，才發現當面對這個浩瀚的五千年文化時，要成為一個優秀的研究者，不僅要「擅泳」，且要「耐力過人」。否則，面對如此廣闊的學海之時，真的有一種隨時都要「陷溺」的焦慮感。有時，難免有「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不如就歸去的挫折感。

然而，我覺得我相當幸運，可以在彰師大遇見影響我學術生命的兩位恩師。碩一下時，上了彭維杰老師「宋明理學」一學期的課程，對於彭老師教育學子的態度與待人處事的風範，打從心底非常地景仰。心想著若能入此老師門下，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私底下告訴好友：「吾師有明道風範！」雖然我資質鴦鈍，實在不是一個領悟力高的學生。但彭老師仍願意接納我，並循循善誘之，讓我在黑暗的學術森林中，慢慢地打亮了一盞燈，走出一條蜿蜒的小徑，讓天分不佳的我免於迷途之險。老師，謝謝您！恁仔細！

另外，還要感謝張麗珠老師的指導，在研究所期間，有幸能聽到張老師「中國哲學史」與「明清思想」的課程，在老師的課堂上，總能感到老師那份面對中國學術歷史長河時的真情流露與捨我其誰的使命感，那股熱流總能深刻地感染著在座的學生。張老師也是影響我之所以傾心於陽明哲學，並走上陽明後學研究的一位重要的老師。還要特別感謝我的碩論口考老師——東海大學

的劉榮賢老師，願意前來擔任我的口考教授，並不吝分享許多發自肺腑的真切感想，且在多次研討會中，總能聽到劉老師給予我們這些學子勉勵的話，啓發了我們這些學生許多不同的視野。

在二十七歲又過六個月的此刻，完成了熱切期盼的國文碩士學位，終於要踏上人生所選擇的另一條道路上去了。最要感謝的是，養育我成長的父母，是您們讓我擁有今天一切的感動與收穫。也謝謝彰師大國文所給了我這美好的一段！此時此刻，第一次體會到何謂「得之於人者太多，施之於人者太少」的道理，我想……那就謝天吧！

最偉

謹誌於八卦山下／2010年6月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前賢研究成果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目的	18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20
第二章 私淑宋儒——鄒東廓對於宋儒思想的 吸納	27
第一節 推崇周濂溪「主靜」、「無欲」思想爲學聖 之要	28
一、周濂溪的「主靜」與「無欲」之思	28
二、鄒東廓對「主靜」、「無欲」思想的重視	32
第二節 對程明道「定性」說的重視與吸收	37
一、程明道的「定性」思想	37
二、鄒東廓對明道「定性說」的肯定與吸收	40
第三節 對程伊川「主敬」思想的新詮	43
一、伊川、朱子的「主敬」思想	44
二、王陽明對「主敬」說的態度	46
三、鄒東廓對伊川「主敬」說的重新詮釋	49
第四節 認爲「無欲」、「定性」、「主敬」與「致良 知」同旨	52

一、道統觀——視王陽明爲上接濂洛的聖學 正統	52
二、以陽明「良知學」來統合周子、二程思想	55
第三章 師承陽明——鄒東廓對「良知學」的師承 與新變	59
第一節 步入王門的最初動機	59
一、對於「《學》、《庸》之旨未能合一」的 困惑	60
二、接受陽明之說，並以「戒慎恐懼」爲一生 論學宗旨	61
第二節 對陽明學「體用觀」的繼承	62
一、朱子與王陽明「體用」觀念之不同	63
二、鄒東廓承自陽明的「體用」學說	64
三、鄒東廓與聶雙江「體用觀」的差異	65
第三節 對王陽明「良知學」的深化	69
一、從「心統性情」到「良知統性情」	69
二、對陽明學中「欲」之內涵的具體論述	73
第四節 對「致良知」工夫的把握	78
一、「去欲」以復良知	78
二、「推擴」以顯良知	84
三、「戒慎恐懼」即「致良知」	89
第五節 以「見在本體工程」反對「見成本體」	93
一、鄒東廓對陽明學「本體與工夫爲一」的正 確認識	94
二、反對倡言「見成本體」，而強調「見在 工夫」	95
三、「見在本體工程」即是「見在工夫」	96
第四章 論學重心——鄒東廓的「見在本體工程」 理論	99
第一節 所謂「見在本體工程」	100
一、工夫爲本體自我之要求	101
二、強調良知本體的「警惕」義	103
第二節 論學宗旨——「戒慎恐懼」之學	105

一、「戒慎恐懼」是良知本然的性質	106
二、「戒慎恐懼」為所有工夫的統稱	109
三、以「戒懼眞體」指稱「良知本體」	116
第三節 良知學架構下的「主敬」	117
一、由良知警惕義言「敬」	118
二、「修己以敬」即「致良知」	120
三、「克己復禮」即「修己以敬」	123
第四節 「自強不息」的本體工夫	129
第五章 學說流衍——鄒東廓的家學及後學思想 ·	135
第一節 鄒東廓的家學思想——對東廓學說的承 接與轉變	135
一、鄒穎泉	136
二、鄒聚所	140
三、鄒四山	144
四、鄒瀘水	145
第二節 鄒東廓的後學思想——對東廓學說的承 接與轉變	148
一、鄧潛谷	149
二、周訥谿	152
三、李見羅	158
第六章 結 論	167
第一節 研究成果	167
第二節 後續展望	170
徵引書目	173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王陽明（守仁，1472～1529）的後學研究中，包括第一代的嫡傳弟子王龍溪（畿，1498～1583）、錢緒山（寬，1496～1574）、歐陽南野（德，1496～1554）、王心齋（艮，1483～1541）……，與私淑陽明學的羅念菴（洪先，1504～1564）、聶雙江（豹，1487～1563），以及之後的陽明四傳弟子羅近溪（汝芳，1515～1588），諸位陽明後學中較有名氣的弟子，皆不乏有相關的研究。但唯獨身為第一代嫡傳弟子之一，且在當時可說是與王龍溪、錢緒山等明儒齊名的鄒東廓（守益，1491～1562）（註1），相對於其他王門後學，相關研究的份量竟然遠遠不及這些王學弟子。最顯著的現象是，至今於國內，尚無以鄒東廓為主題進行研究的學位論文，這對被黃梨洲（宗羲，1610～1695）稱為「王學宗子」（註2），牟宗三先生等前賢視為江右王學中「最純正者」的鄒東廓（註3），筆者認為是相當可惜的。而筆者認為此種現象的主因，在於當鄒東廓被黃梨洲以降的學者定調為「正傳」之後，此種「肯認」的背後，相

[註 1] 鄒守益，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正德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卒後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在黃宗羲《明儒學案》的〈江右王門學案〉中列為第一。

[註 2] [清] 黃宗羲：〈江右王門學案一〉，《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10月），頁332。

[註 3] 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9年8月），頁298。

對地也減煞了鄒東廓本身思想的主體性與獨立性，同時阻礙了陽明後學研究者對於鄒東廓進一步的研究之發展。

筆者認為不該忽略一位學者本身思想的主體性，雖視為陽明學之「正傳」，亦不可能「複製」陽明思想，甚至只是「複述」師說。任何一位學者在接受某個思想時，此「接受」之背後定有一個「動機」，此「動機」又包含了學者本身的「背景知識」，因此其所以接受某一學說，乃是基於此學說與其背後的思想背景能夠契合，在接受此一學說後，又進一步影響了對原先背景知識的意義內涵之認知；而原先的背景知識與接受學問的最初動機，又影響了後來探討此一學說的切入點，與闡揚此學說的側重面。一位學者的思想，特別是像鄒東廓這樣的大儒，其思想定是一個如此環環相扣，不斷進行動態整合的一個系統性的有機體。筆者認為若不能回歸到以其本身思想為研究主體，便無法真正彰顯其學術的獨特性格，筆者之意並非是要去否定或質疑「鄒東廓是否為王學正傳」這樣的命題，筆者贊同梨洲所謂的「王學宗子」之說，但正因為如此，更要深入去加以探析，以闡明鄒東廓是如何在恪守師說的前提之下，能夠加以開展出自身的學說體系，以對當時之學風振弊補偏，並透過這樣的論述，希望能給予鄒東廓一個適當的位置，以鄒東廓為主體的視角，重新來審視東廓的思想是如何接受與理解陽明學說，以及如何地發揚師說的。

因此，筆者正是基於這樣的理念之下，期能透過本論文致力於挖掘與彰顯鄒東廓本身之學說思想，還給鄒東廓一個獨立的學術空間。而不再僅僅是站在王陽明或整個陽明學的立場與角度下，來看待這位被視為「恪守師說」的「王學正傳」。

第二節 前賢研究成果回顧

黃梨洲的《明儒學案》是研究明代儒者無法迴避的經典之作，而梨洲對於鄒東廓的評價，總而言之，可分為兩部分：其一，肯定鄒東廓為王學之「宗子」^(註4)；其二，標舉出鄒東廓學說中的「主敬」說為其學說特色^(註5)。

[註 4] 梨洲曰：「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東廓、念菴、兩峰、雙江其選也。再傳而為塘南、思默，皆能推原陽明未盡之旨。是時越中流弊錯出，挾師說以杜學者之口，而江右獨能破之，陽明之道賴以不墮。蓋陽明一生精神，俱在江右，亦其感應之理宜也。」又特別讚賞東廓曰：「夫子之後，源遠而流分，陽明之沒，不失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為宗子也。」[清] 黃宗羲：〈江右王門學案一〉，《明儒學案》，頁 331～332。

梨洲之評，深刻地影響了後來陽明後學研究者對於鄒東廓的看法，大體上皆認定鄒東廓乃陽明之正傳，不過在「主敬」概念上則存著少許的爭議。另外，黃梨洲對東廓的此種看法，實是本於其師劉蕺山（宗周，1578～1645）而來，因此其說法本身或許不全然客觀〔註6〕，但此書的確深遠地影響著後代研究者，不論贊成與否，此書之評價可謂是一重要切入點。以下筆者針對至今曾較詳細地直接討論到鄒東廓學說思想的相關研究，分為現代專書、單篇論文、學位論文共三部分，逐一依出版日期先後順序進行摘要介紹。

一、現代專書

（一）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註7〕

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論》一書出版年代甚早，可說是研究晚明思想以及陽明後學最早的現代學者，在此書的第二章〈王學的分化〉當中，稽文甫談王學分化亦同於後來的陳來分為左、中、右三派，不過意義上又與陳來有所不同，稽文甫的「中」，不是陳來所言推動王學進一步發展的「中間系統」，而是謹守師門矩矱的鄒東廓、錢緒山諸子，也就是「正統派」，而使王學發展的是左、右兩派，左、右兩派各為「狂禪派」、「修正派」之前驅。（註8）

（二）牟宗三：《從陸象山到劉蕺山》

牟宗三先生雖未對鄒東廓學說進行深入而全面的闡釋，而只是簡短的評

〔註5〕 梨洲指出：「先生之學，得力於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離以塵俗者也。吾性體行於日用倫物之中，不分動靜，不舍晝夜，無有停機。流行之合宜處謂之善，其障蔽而壅塞處謂之不善。蓋一忘戒懼則障蔽而壅塞矣，但令無往非戒懼之流行，即是性體之流行矣。離卻戒慎恐懼，無從覓性，離卻性，亦無從覓日用倫物也。」〔清〕黃宗羲：〈江右王門學案一〉，《明儒學案》，頁332。

〔註6〕 例如劉述先便認為：「由王學內部的標準來看，梨洲的《明儒學案》實一無是處，取捨失當，輕重失衡，絕非真正善紹王學者也。然而此中真正的關鍵是，《明儒學案》根本不是一部由王學的觀點所寫的思想史。梨洲是根據蕺山思想的綱領來選擇陽明以及王門各派，故充其量只是一廣義的王派，絕非陽明之嫡系。」劉述先：《黃宗羲心學的定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頁104～105。

〔註7〕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此文最初是在1942年於《中央周刊》發表，分三期刊登完，後於1943年11月由《前鋒報社》出版，今由河南大學出版社於2008年在「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的計畫下重新出版。

〔註8〕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頁15。

價，但此評價大致上為國內曾碰觸到鄒東廓思想的研究學者所共同認同，而將東廓思想就此定調。在牟宗三先生的《從陸象山到劉蕺山》一書中，牟宗三先生認為黃梨洲「江右為得其傳」一語，實際上只適用於歐陽南野、鄒東廓、陳明水三人，其中又以鄒東廓最為「純正」。也就是說，牟宗三先生雖反對黃梨洲將整個「江右王學」一概視為「得其傳」的看法，但對於鄒東廓為「王學宗子」的看法是給予肯定，認為東廓確實「最為純正」的。此後，「東廓為陽明之正傳」的總結評價也因此大致定調。

(三)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註9〕

勞思光先生的《新編中國哲學史》是少數《中國哲學史》著作當中在提到王門的諸子分派時，能專闢一節專論鄒東廓思想的。在勞思光先生的《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當中，談論宋明理學的後期理論之興起及完成時，討論到王門後學四家，包括王龍溪、鄒東廓、聶雙江、王心齋。關於鄒東廓的部分，勞思光先生的見解有兩點可特別提出：一是認為黃梨洲以東廓為陽明真傳，此評價與其師劉蕺山學說宗旨有關〔註10〕；另外又認為梨洲此評恐是過譽，因為東廓的著作不多，且在性、心、情關係上欠缺周備闡釋〔註11〕，不過這恐怕與勞思光先生當時所能看到的相關文獻過於稀少有關。〔註12〕二是點出了鄒東廓就良知本「戒慎恐懼」言良知主宰性，以及從「良知之精明」所解之「敬」，與程、朱的「主敬」，較偏於形式意義而解為「主一」之不同。

〔註13〕

(四) 侯外盧、邱漢生、張豈之：《宋明理學史（下卷）》〔註14〕

侯外盧寫《宋明理學史》一書的下卷，筆者認為他所提出對於鄒東廓的總結性評語，是對東廓思想研究的最大貢獻，他確實掌握了東廓學說的大要。此書中論述到：

〔註9〕 劳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台北：三民書局，1983年2月）。

〔註10〕 劳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頁438。此一觀點後來劉述先也曾提出。
劉述先：《黃宗羲心學的定位》，頁104～105。

〔註11〕 劳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頁444。

〔註12〕 2007年南京的鳳凰出版社出版了《鄒守益集》，是目前探討鄒東廓學說最為完備的原典材料，開啓了鄒東廓學術研究的方便之門。

〔註13〕 劳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頁439。

〔註14〕 侯外盧、邱漢生、張豈之：《宋明理學史（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

鄒守益這種試圖以王學溝通《學》、《庸》，聯結濂、洛之學，融匯理學諸說為一體的觀點，是其信守師說的理學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他發明師說的又一重要方面。〔註15〕

此種觀點大致上已能說明東廓學思之大要，且正因為此書體認到東廓是站在以王學立場為出發點的基礎上，因此認為東廓提「敬」，乃是援引王陽明的「致良知」說來重新理解程、朱之「涵養說」，可說是進一步申明師說，發明師旨，而並非認同程、朱。〔註16〕又總結了鄒東廓的「戒慎恐懼」之學曰：

王守仁雖提出「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功夫」，但只從消極防範的意義上去解釋，而且也沒有對這一「致良知」的功夫展開具體的分析和論證。只是到了鄒守益才對「戒懼」說提出較為系統的觀點進行分析和論證。他以「自強不息」、「修己以敬」解釋「戒慎恐懼」的義旨，不但使作為「致良知」工夫的「戒懼」具有積極進取的新意，而且具有以王學合會程、朱、陸、王的學術異同的意義。〔註17〕

侯外盧此書簡單扼要地說明了東廓師承自陽明而發揚的「戒慎恐懼」之學，之間的關係與東廓所闡釋的新義與內容，且點出了東廓試圖以王學為出發點來聯結宋儒之說。

（五）畢誠：《儒學的轉折——陽明學派教育思想研究》〔註18〕

畢誠在《儒學的轉折——陽明學派教育思想研究》一書中，談陽明學派的教育思想時，將陽明後學分為「激進派」、「保守派」、「修正派」三派，其中鄒東廓被歸為「保守派」當中的「主敬派」一派。畢誠根據黃梨洲在《明儒學案》所說「姚江之學，惟江右為得其傳」之評語〔註19〕，而把陽明後學中江右一派，歸為「正統派」又稱為「保守派」；又根據《明儒學案》中言東廓之學「得力於敬」〔註20〕，而將東廓歸為「主敬派」。並總結鄒東廓的「主敬」工夫說：

鄒守益的主敬功夫論，實際上是修補了王陽明關於在「良知發用流行」即倫理化心理無限擴大與延伸的主觀道德實踐過程中還要加上

〔註15〕侯外盧、邱漢生、張豈之：《宋明理學史（下卷）》，頁299。

〔註16〕侯外盧、邱漢生、張豈之：《宋明理學史（下卷）》，頁294。

〔註17〕侯外盧、邱漢生、張豈之：《宋明理學史（下卷）》，頁302～303。

〔註18〕畢誠：《儒學的轉折——陽明學派教育思想研究》（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2年）。

〔註19〕〔清〕黃宗羲：〈江右王門學案一〉，《明儒學案》，頁331。

〔註20〕〔清〕黃宗羲：〈江右王門學案一〉，《明儒學案》，頁332。

「約禮」、「中節之和」的功夫，其意在於救治激進派自然人性論所帶來的「僭越名教」之流弊。顧憲成指出：「近世如泰州座下顏（鈞）、何（心隱）一派，直打破這一敬字」。主敬說作為一種保守的道德修養論，為後來東林學派以及蕺山劉宗周所吸收，顧憲成、高攀龍特重修己以敬，劉宗周的「慎獨」說，更是將「戒慎恐懼」作為修養原則了。^{〔註21〕}

畢誠此說，實是指出明代晚期反對過分強調良知自然流行的學者，所發展出的一條著重「主敬」工夫的思想脈絡。而鄒東廓的「主敬」工夫學說，可說是這條脈絡追溯自陽明嫡傳弟子的一個源頭。

（六）容肇祖：《中國歷代思想史（五）明代卷》^{〔註22〕}

容肇祖在他的《中國歷代思想史》第五卷《明代卷》中談到王陽明門人的思想，其中他對鄒東廓的評論，主要在鄒東廓工夫方面的學說，包括「戒慎恐懼」與「主敬修己」。容肇祖認為「戒慎恐懼」對於東廓是貫未發、已發之工夫，且與宋儒的「主敬」之說有血脈關係，容肇祖認為由鄒東廓的工夫理論看來，是由王陽明返回程、朱的道路上去了。

（七）吳宣德：《江右王學與明中後期江西教育發展》^{〔註23〕}

吳宣德《江右王學與明中後期江西教育發展》一書是以「良知論」、「格致論」、「理欲論」等範疇來統合江右王學學說，並非以專人專章方式來處理。而吳宣德此書關於鄒東廓的部分，特殊之處在於，他指出了鄒東廓學說中與宋儒的關係，特別是東廓在對「性」的定位、「天性」與「氣質」之間關係的看法上與宋儒之異，這方面可糾正諸多學者因為鄒東廓所帶有的宋儒色彩，而以為東廓是「回歸宋儒」、「由王返朱」的說法。^{〔註24〕}另外，還討論到較少學者觸及的東廓家學與後學思想，包括東廓之孫鄒瀘水的「格物致知」之論，以及東廓弟子李見羅的「止修學說」。^{〔註25〕}

〔註21〕 畢誠：《儒學的轉折——陽明學派教育思想研究》，頁358。

〔註22〕 容肇祖：《中國歷代思想史（五）明代卷》（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12月）。

〔註23〕 吳宣德：《江右王學與明中後期江西教育發展》（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註24〕 吳宣德：《江右王學與明中後期江西教育發展》，頁62～63。

〔註25〕 吳宣德：《江右王學與明中後期江西教育發展》，頁130～131、142～147。

(八) 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註 26〕

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一書，是以王陽明為主體探討其哲學思想內容，陳來在討論王陽明的「身後流變」一部分時，認為王門分化，可分成左、中、右三方面。「左」代表的是向異端發展的「泰州派」，又可稱為「自然派」；「右」代表的是「正統派」，鄒東廓就是其代表人物。而陳來認為真正推動陽明學發展的是「中間系統」，其中包括於本體提揭過重的「主無派」；和主張為善去惡，克服空想本體之弊的「主有派」；以及認為需要靜中養未發之體的「主靜派」；還有以獨知為宗旨，在身、心、意、知上格物的「主動派」。〔註 27〕就陳來的看法而言，鄒東廓被稱為「正統」，似乎是認為鄒東廓屬於「保守陽明之說而不移」，真正能夠推動王學發展的是「各執陽明學一偏」的「中間系統」。

(九) 楊國榮：《良知與心體——王陽明哲學研究》〔註 28〕

楊國榮《良知與心體——王陽明哲學研究》一書的特點在於，他對陽明學「本體與工夫合一」的義理架構有精闢地展示，因此能夠清楚地說明「現成派」、「工夫派」之間的差異。依此他看待鄒東廓的「做不得工夫，不合本體；合不得本體，不是工夫」一言時〔註 29〕，能夠有精準地把握。楊國榮說：

在現成良知說那裡，本體作為既定的、現成的形式而構成了日用常行的起點。與之相對，工夫派之肯定本體對工夫的制約，則以過程論為其理論前提。從動態的角度看，本體與工夫的關係總是展開為一個不斷互動的過程，這一互動過程的具體內容表現為：通過致知工夫而達到對良知的明覺，又以對本體的明覺進一步範導工夫。……從正面看，做不得工夫，不合本體，也就是由工夫而得本體；合不得本體，不是工夫，則是循本體更進於知。按工夫派之見，本體與工夫的這種動態統一過程，具有無止境的性質。〔註 30〕

對於陽明學「本體」與「工夫」兩者之間的精采辯證，可說是楊國榮此說的獨到之處，亦是筆者認為目前對於鄒東廓工夫理路較能清晰闡明的文章。

〔註 26〕 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 2 月）。

〔註 27〕 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頁 333～334。

〔註 28〕 楊國榮：《良知與心體——王陽明哲學研究》（台北：洪葉文化，1999 年 8 月）。

〔註 29〕 [明] 鄭守益：〈再答雙江〉，《鄭守益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年 3 月），頁 542。

〔註 30〕 楊國榮：《良知與心體——陽明哲學研究》，頁 324。